



# 最解相思意

□郑凌红

读小学时,奶奶的厨房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。

厨房木柜,下层放碗,上层放菜。橱柜是太爷爷做的,四扇边门分别写着四个字,有一两个字已经模糊不定了。深秋初冬,头天晚上吃过的鱼冻,是我最惦记的。奶奶的青花瓷盘比一般人家里的略大,一条鱼躺在里面,经过一夜静放,像冰冻的湖面,透出浅橙的光。只是,这光来自于鱼身与鱼汤的融合,月老是低温。

有好菜,奶奶叫我到她的厨房。我比较怕爷爷,明明是想多夹点,却又本能地不去动筷。她见状,过来夹上几大筷子装在我碗里,说小孩子就不用上桌了,我便默契地出了门去,回到自家的厨房。可是,第二天中午过后,我就惦记着那鱼冻了。奶

奶打开柜子,端出盘子,用汤勺贴着盘边轻轻挑起,顺势滑向里,然后将鱼翻身,“鱼冻”成圆盘,似蘑菇。米饭过了正点,虽然从保温的电饭锅里捞出,但显然热情不够。我打开热水瓶盖,浇上滚烫的开水,浸泡一分钟,然后滤去水分,米饭便又饱满剔透起来。鱼冻入碗,遇热化开,米饭慢慢地披上一层浅黄的油汁,幸福感瞬间绽放开来。

读初中时,我对同学妈妈做的梅干菜扣肉垂涎不已,小尝不解渴,便用饭票跟他换。他吃腻了梅干菜,我吃腻了食堂菜,两人各取所需,兴奋不已。下课铃一响,食堂的蒸屉找到刻有自己名字的铝饭盒,便匆匆往宿舍里赶。掏出钥匙,打开长方形的小箱子,取出搪瓷碗装着的梅干菜扣肉,往

饭盒里舀上几勺,吃一口饭,拌一口菜。到了最后,干脆把饭压成粒,梅干菜伴着猪肉的油汁浇上,认真地搅拌、搅拌,感觉自己在搅拌半个宇宙。

从那以后,对吃饭这件事,我是既讲究又不讲究。讲究的是,吃的菜不一定要多好多贵,但一定要下饭,而下饭的特点一定要鲜明,要有个性:要么酸,要么辣,要么咸,要么鲜,要么咸加鲜。酸的如酸菜,无论是点缀干辣椒单炒,还是加点豆腐粒爆炒,都是怎一个爽字了得。咸的如豆腐乳,硬中带软,软中带硬,都是至味,拌着瓶中的那些芝麻油,往米饭里一浇,口水就从喉咙里呼之欲出了。

鲜的除了鱼冻,还有猪冻和鸡冻。土猪肉太香,成冻后黑黄相间,放到饭

里,是猪油拌饭的另一种神仙演绎,块块成型,味不可言。鸡冻有异曲同工之妙,只是化开后略带甜意,如果觉得味道淡,可以用辣椒酱升级,也能到达味蕾的光明顶。

还有不得不提的,是最让人期待、勾人食欲的青菜豆腐汤拌饭。土锅土灶,喜事开路,青菜豆腐在内翻腾,成为一桌好菜的封神之作。那热腾腾的豆腐,软绵绵的青菜,猪油掺和下的汤汁世界,放在谁的碗里,都是食欲的挑逗王、生活的解压丸。好吃吗?太好吃了,吃饱了还想撑着吃。

小舌尖,大回味。都说红豆最懂相思意。在吃食上,拌饭是偏门,却有奇门遁甲的功效。我想人生,也是一碗又一碗的拌饭,拌着拌着,就有了自己的味道。

## 最爱枇杷花

□李美丹

爱花,也挑花香。

以前兰花排第一,桂花第二。那天闻到桂花香里有另一种花香,只觉得好香,却没想到是什么花。直到半月前走在无患子树下,想拍这些像桂圆的果子,才细辨出其貌不扬的枇杷花。一个跳出墙头,一个努力斜倾,枝叶相抵,无缝衔接。

算起来枇杷花的花期是最长的,可能是气温低的缘故。在杭州第一次知道枇杷花开是十五年前的年底,走在河边,沐浴着暖阳,突然闻到一缕花香,文文静静,不张扬不喧闹,有点甜,却不腻。当时滞留了一会,后来写了:枇杷未开花,摘来一朵石榴花。题目取自民间的顺口溜。

其实石榴花和枇杷花根本不搭,一个在头年孕育,一个要端午节前后,间隔半年之久。我误以为樱珠是水果中最早的,它春天开花,那枇杷也早,肯定也是春天开花,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有枇杷树。枇杷在民谣里听过,也见过,要说有多少了解那是没有的。菜园里莫名其妙长出一棵枇杷树的时候,我高兴得像中了大奖。这苗真是太壮硕了,叶子肥大大大,杆子粗,感觉一冒出来就尺把高。多希望当年就可以开花,结枇杷。更高兴的是水果树在我家,差不多齐了。

民间还有一句:樱珠好吃口难开,枇杷好吃核成堆。我看见樱珠,买车厘子,会想起自家的那三棵樱珠树,耳畔响起大早晨长嘴鸟呼朋唤友来偷吃的声音,也想起菜园那棵枇杷树有没有结枇杷。在老家的那几年,枇杷开过花,可能空间辽阔,花香没有留意,倒是有人咳嗽来讨剪枇杷叶。见她们在溪水里洗叶子,我怀疑怎么吃,真有

疗效?后来我也买过同仁堂的枇杷膏,却一次也没有尝过。

前年,路过一棵枇杷树,摘了几张叶子。拿回家,我都不想煮,嫌弃叶子瘦长,灰尘密布,还有虫眼,眼前又浮现自己家的枇杷树。抵不过现实,洗净煮汤,加老冰糖,盛在盘子里,颜色淡粉色,口感清甜,我登时爱上这一口枇杷叶的水了,效果也明显。后来路过那棵枇杷树,见开花,见结果,不禁流露感激之情。

枇杷每年都买,像特别大的“解放钟”,塘栖的白沙。有时并不为吃,是喜欢欣赏。及至吃完枇杷肉,看那一堆光溜溜的枇杷核,又多此一举想种起来。枇杷里有没有枇杷花的香,这是我会琢磨的事情。一年一度好好盼,好好闻,反正毛茸茸的花,开在树上,没有可能养在花瓶里,这点有小遗憾。

我对气味敏感,喜欢的香气很容易捕捉到。有次在商场闻到兰花香,不是白兰花,还特意循着香气寻找。又一次,在大街上闻到枇杷花香,猜想附近一定有枇杷树,见保安便相问一句,他手指远方,好像有一棵大枇杷树。昨天路过小巷,空气里都是我喜爱的枇杷花。放慢脚步四周搜寻,斜对面平台上露出两棵开着白花的枇杷树,间杂四棵橘树,橘子泛黄,满满当当挂着。这人家让我好不羡慕,当时就想,有枇杷树的地方就绕过去走一走吧。太阳底下轻吸鼻翼,嗅嗅这怡人的香味,小日子显得充实而有意境。

枇杷花,别称土冬花、桃李花、九里香、仙客来花等。果子也叫芦橘、芦枝、金丸、炎果,这雅称寓意着家运兴旺。

## 打盹的时光

(外三首)

□王静

曾闯入梦里的,那一汪碧波,是什么时候干涸的呢?是不是,我手持莲蓬离开的时候,不小心带走了她

我归来的时候,房子争先恐后地站在池塘之上村庄的眼眸没有了泪滴,泪滴在我心里

### ●影子

电影院散场了,我们的影子在街道上拉得很长,很长慢慢移动,在斑斓的树底下月亮,躲了起来好一会儿,才一点一点,露出脸来

时间打起了盹,街道上只剩下两个人影。灯光,渐次熄灭,月光送走你的背影,很多年前很多年以后,我仍站在夹竹桃树下向远方眺望

### ●从前……

当霜雪一再地撒落当大风一再地吹湖面掀起滔天巨浪,山岭一夜白头,围炉而坐的人忆起山花烂漫的时节,古道上铃铛脆响,策马而过的白衣少年急着运送一束康乃馨,信筒尚未抵达,他已看见家门口繁花围绕的篱笆

### ●在河流中央

每一个人都被生活的河流裹挟着向前,一浪又一浪地涌来浪花中有清澈也有污浊,泥沙俱下顺水而下的路总长不了,回环与激流才是常态。在急流中我想学那细小的蚂蚁把火柴棒高高举起



家乡小村



水乡

□徐世君

## 难忘的吆喝声

□叶远钦

“卖五香瓜子,卖蛋卷……”一阵阵清脆、高亢的吆喝声,萦绕着村子的每一个角落。一位中年妇女,骑着电动三轮车,正走村串户推销着各类零食。这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时而停顿、时而喧闹,多少年来没有听到过了。

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情景。我们村子是方圆十里的大村落,父亲是做手艺的,母亲会持家,因此家里条件比村邻好些,但日常也几乎没有零食可以吃,唯逢年过节,能吃上瓜子、花生、番薯、年糕等炒货。所以,孩子们最大的盼头就是过年。

村里经常会来一些货郎,他们挑着一担担的各种零食,手里拿着铃铛,高声吆喝道“买米海糕了,买花生!”孩子们是很希望货郎来的,一群群八九岁大小的孩子,跟在货郎身边转,明知身上没有钱,也希望货郎能给他们一点吃的,就是围在货郎的零食担边,看看担子也能解馋。

吆喝声中还有收破烂的。他们虽然穿得破旧,但人挺憨厚。“收破烂了……收废品了……”吆喝声从村东传到村北,带着浓

郁的外地口音。

最难忘的吆喝声,是到年底,村子里各家各户需置办各种年货时。每到腊月,村里会有个“弹胖”的流动加工点,有个上年纪的大爷,中等个儿,头戴毡帽,可能是邻近村子的,他先到村子里主要巷口,吆喝“弹胖了,年糕胖、米胖、六谷胖、番薯胖……”铿锵有力的声音,久久徘徊在巷子里。

他的家当,其实也简单,就一个弹胖的机器,机器很小,圆柱形,末端有表。机器下面,可以用小柴禾烧。弹胖的地方,一般选择在晒场或空旷的路边。腊月里,各家各户都要弹很多年货,会特别忙。天很冷,但大家热情高涨,说说笑笑,有拉家常的,有谈庄稼收成,人声鼎沸。不一会儿,那大爷高声吆喝道:“放炮了,大家走开点,小孩把耳朵捂上!”随着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弹胖机器里,倒出来香喷喷的米胖、年糕胖。

吆喝声里,有甜美的味道,有亲切的记忆,有难忘的岁月,有无尽的乡情。